



安静的勇气

刘学刚 - 著

以温暖的嗓音

低吟农耕文明的挽歌。

以安静的勇气

直面即将消失的家园

永远的土地之子，
漂到了哪儿，都是带根的流浪。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安静的勇气

刘学刚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土地的核心是人。永远的土地之子，无论迁居何方，都是带根的流浪。这本散文集，作者笔下的事物是遍及整个大地的，他很好地融合了乡村人群共有的情感，以农耕文明的方式，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温情的书写。他直面自己真实的家园，不虚妄，不矫正，家园里的每一种物事，都散发着人性观照的人文气息。这些散文文本，融入作者经由阅读和行走而得到的情绪，把对人间事物的热爱，以纤细、柔弱、低婉的语气，写得颇有深意，使得这本散文集有一种安静的、深入人心的力量。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静的勇气 / 刘学刚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下午茶）

ISBN 978-7-302-35454-3

I. ①安…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3064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石博文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6.75 字 数：153千字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目
录

辑一 故乡的消息

2	你去过我的故乡
8	土地上的物象
16	听吧，故乡
24	泥土里长出的嫩芽
30	美好乡村
36	浓荫掩隐
44	一个人的河山
50	幸福和温暖
56	舌尖上的故乡
71	乡村教师的风景

辑二 大地的花朵

80	远去的棉花
----	-------

85	葵花朵朵
87	莲在江南
89	洁白的茉莉花
92	春来醒世的红颜
94	虞美人
96	倾听雪语
99	牵牛花开
101	梨花飞雪
105	山中的红樱桃
107	四月雪
110	菊花的婚礼
112	焉得谗草，言树之背
116	秋风黄花
122	绿蜻蜓
126	刺枣树
128	青云
131	一个古老的村庄

辑三 安静的勇气

136	安静的勇气——阅读梅特林克
142	在莫言的上午
145	一个文学爱好者的高密

151	飞鸿雪泥
159	导梦者李在容
166	中国书法
170	乡村课堂
181	记忆或者怀念
188	美丽的几种表达
200	所谓伊人

辑一
故乡的消息

你去过我的故乡

老 锅

一口老锅，是故乡阅历深厚的眼睛。灶台熏染成锅底一样的颜色，它依然黑亮如初。

父亲常常说，一口锅，一只脚踏进去，拿东西敲打锅沿，那脚底麻麻的，便是好锅。现在想来，老锅莫非是故乡的根？锅在灶台上一蹲，整个村庄便不再迁徙而从此敦实沉稳。

锅的肚量很大，锅是见过大世面的。在锅眼里，你不过是一粒谷子。传说锅早年热血沸腾气可吞天，就在他飘飘欲仙之时，突然被抛进一个冰冷的模具里，极像一脸喜气的乡亲，准备迎娶小麦做新娘时，却迎来了一场连阴雨。大喜大悲过，大热大冷着，一口老锅的经历，肯定会让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吃惊。所以，再冰冷的年月，往锅里一煮，就化开了；再生硬的日子，往锅里一放，就绵软了。在岁月中游走的一口锅，看起来更像一个月下荷锄归的庄稼汉，脸色黝黑黝黑的，宽阔的肩膀能扛起一座大山。

我们是一些空空的粗瓷碗，除了一次次让锅底朝天，我们不知道还干了些啥事。我们用胃消化掉青青的菜、白白的馍，却用心理解

不了一口老锅。如同吵着闹着上山看桃花的孩子，缤纷抢了眼，馨香夺了魄，谁会驻足过冬的铁褐色枝条？然而，锅并不在乎这些。即使遭遇冷落，只要锅底一把火，锅上一块肥肉片，便褪尽铁锈焕发了青春。说来就这么简单，锅最怕清闲，烟熏火燎着，最持久耐用。“闲着，能闲出一身的病来！”年事已高极少稼穡的父亲昨天还这样说过。

一处宅子，可以没有五禽六畜，可以没有五颜六色，但不能没有一口锅。有口锅往灶上一放，生活就开始了。锅底的灰烬越积越厚，屋顶的炊烟越飘越高。在灰烬和炊烟之间，一口锅用它的博大和深沉，直观地表达着生活的圆满。毁掉宅子的办法只有一个，当掀去老锅的时候，灶台像深深塌陷下去的眼窝，没了精气神的宅子一夜变老，说不定哪一阵风就能把它带走。在故乡，浓烟，不叫作烟，而叫温暖；热气，便也不是气体，是魂魄。

我偏执地断定，无上美味在民间。故乡的黄昏是静谧的，一声悠长的牛哞，使时光变得更加飘忽而缓慢。锅如佛，端坐在火的莲花之上，灶里飞出几颗火星，溅成西天的霞光。院里的鸡们总是那么不紧不慢地刨食，石磨下敞着的巢口，是深情的眼睛。站在屋檐下的镰刀，手搭凉棚，眺望田野，镰把平滑细致，被汗珠打磨得均衡合手，那种形状叫完美。乡村此时独有的气息，任谁闻过一回也忘不了。刺鼻的牛粪和呛眼的灶烟相纠缠，干草的味道和热炕上的馊臭相交织。井里新汲的水，无色也无味，倒在锅里一烧，就有了一丝丝甘甜。这种气息不可言传，它是酵母，糅和着每一个贫瘠的日子，放在锅里一蒸，便是饱满灿烂的白面馍馍。这白馍，嚼在口里，全身没有一处毛孔不熨帖；咽到肚里，就是无边无际的舒坦。

然而，老锅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家园被种上了茂密的钢筋水泥。柴火垛越来越少，煤气灶越来越多。高压锅、电饭煲们很是矫情，它们志得意满的神态，让我们一天天失去味觉，我们早年骨子里沉淀的铁质，说不定哪天就和臭汗一起挥发得一干二净。

一口老锅，早晨煮热一轮太阳，晚上烧开一瓢月光。熬冬为夏，蒸春为秋，一口遍尝世间炎凉的老锅，是我们一生的念想和依靠。

咸菜瓮

有家的时候，就有了咸菜瓮，咸菜瓮和三间土屋是故乡同时结出的两个果子。在青菜奇缺的冬天里，我们和咸菜瓮唇齿相依，是咸菜瓮支撑起老屋的笑声。庄户人的日子是清淡的，咸菜瓮把它腌得有滋有味。

咸菜瓮无根，却比任何植物扎根更深。外地的风来过小院几回，想动员它外出打工，咸菜瓮纹丝不动，风叹息一声，绕着它转了几圈，带走了一些轻浮的薄膜。有一次，我晾在铁条上的褂子不见了，全家人都以为它跟风出走了，不料在咸菜瓮身边发现了它。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它蹲在那里。咸菜瓮，是小院永远的守望者。家有咸菜瓮，心里踏实。母亲怀我时就大口吃咸菜，大碗喝水，咸咸的水领我来到了这个小院。

一日三餐，咸菜瓮变戏法似的，总能变出不同的花色品种。两块咸菜头，一壶热烧酒，父亲的脸就大红大紫地炫耀，如秋后的高粱晒米。我一年比一年高大，它一年又一年付出。我是咸菜瓮养大的孩子，我身上流出的汗水都是咸的。

为了给咸菜瓮减负，我家又添了几口小缸，很专业，有鲜蒜系，有香椿系，真正兼容并蓄、博大精深还数咸菜瓮。每年夏秋时节，我们把吃不了的青菜和吃剩的菜根、菜头放心地交它保管。青椒对白菜头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白菜头中标后已经有了一股辣味；芫荽根对萝卜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萝卜成名后已经有了一丝香气。

我有些纳闷，咸菜瓮用了什么办法，使菜们消除了年龄界限跨越了语言障碍，而不分地籍、不分信仰地进行交流？我常常掀开盖帘偷看，菜们神宁气平，大姜贴近咸疙瘩，豆角稳住鲜黄瓜，菜们的沟通是这样的悄无声息。一把年纪的咸菜瓮营造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在咸菜瓮的故事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王子和乞丐都叫咸菜。所以，从里面培养出来的咸菜个个表里如一，心地纯正。

有了咸菜瓮，才算安了家。有了咸菜瓮，清淡的日子不再有。把三间土屋放进去，会从里面跑出大瓦房吗？咸菜瓮开口笑了。

耙

一个炎炎夏日，在课堂上讲解汉字构造时，我写了一个大大的“耙”字。我说乍一看，这是一种齿状的农具在和土地絮语。学生一脸的好奇。不，我不是在描绘一件出土文物。它，是我少年生活的一部分。

留在记忆里的是那种钉齿耙。孩子帮牲口，大人站在耙上，对着牛屁股重复着简单的口令。这是集聚了人的智慧、牛的力量、机械的性能而完成的一种对土地的创作。远远望去，那情形如荡舟碧波，是田园风光最美的一幅插图。

“三夏不如一秋长。”掰玉米前，耙就在角落里喊父亲。父亲调

理耙的姿势虔诚而执着，少一根耙齿也不行啊，人少一个门牙嚼东西不烂。收获后的土地有些激动，隆起厚实的肌肉。这时，耙帮它们理理头绪，平心静气，打好下一季的谱。耙齿把大土块嚼碎留给小麦，仿佛一位母亲嚼烂食物喂给不满周岁的孩子。

论辈分，耙应该是我爷爷那辈人。露在木框上边的耙齿爬满了铁锈，下边的越发光亮，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岁月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对土地，耙最有发言权。父亲扛着耙在前面一声不吭地走，我赶着牛在后面小跑。父亲把要对土地说的话全交给了耙齿。

耙地早上最佳，早上土地松软。我是一肚子怨气。眼睛还没睁开，就跟着牛跑；牛闹情绪了，在前面越拽，牛脾气越大。父亲站在耙上悠哉游哉，像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你也来试试？父亲不想让儿子只是个会念“锄禾日当午”的娃。

耙地，运用的是动与静的辩证法。站在横木的右脚微抬，耙的右臂受到鼓舞，画着骄傲的弧线向前，然后右脚落下不动，控制情绪，同时左脚微起，耙左臂后来居上。身体倚仗耙前绳子，略略后仰，与已经细腻柔软的土地成一夹角。在我的想象里，耙是一架古老的琴，人们用脚演奏，汗滴是音符，落在土地的曲谱上，奏出一段轻松的歌。

劳动累了，光滑细腻的锄把、锨柄都可以平静一下呼吸，载起一段小憩。而耙不能，耙齿上面瞪的眼最大，在它上面的人只能站着。我就是在耙的注视下，站着走出了土地，站着走进了小城。站着做人，无论到哪里，这是耙和我说的唯一一句话，我现在叫它——祖训。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耙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耙地，

这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却使我们一家人，包括牛、院里的狗紧密团结在土地上，并且相濡以沫。有一次回家，看见二叔一个人牵着牛，坐在耙上的是装满土的粪筐，耙后线条直直的，全然没有土地的韵味。我扔下行李站了上去，二叔一脸的欢喜：这孩子，是咱庄户地里出去的！是耙，让我尽领城乡两栖人类的风采。

耙的一生，是匍匐着的一生。它从不站起，尽管自己宽肩膀、粗胳膊、魁梧身材。是它，使喧嚣的土地趋于平静；是它，使平淡的生活更加祥和。我永远也忘不了耙，一想起耙，就想起了我的父亲和那块土地。

土地上的物象

草 垛

草垛是村庄的太阳。每每回老家，一看见守望在村头的草垛，心就暖了。

草垛敦实而沉稳，站到场院里一声不吭，和村庄的男人一样真实，寒冷硬是不敢进村。草垛的妻子苗条而飘逸，她的名字叫炊烟。如果谁家的烟囱几天不冒烟了，冷冷清清的，一准是这家的草垛顶不起大梁。外面的草垛越高大粗壮，家里的炊烟越丰腴秀颀。有了草垛，灶也底气十足锅也大腹便便。草垛和炊烟的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家里的饭菜香喷喷，地里的玉米黄灿灿。草垛，是庄户人家生活殷实的标志。

外村姑娘来相亲时，媒人老远就指着那威武的草垛给姑娘看：小伙子，是个好把势！庄户人的意识里有这么一个推理：你垛不了草垛，肯定干不利索农活；你干不利索农活，还不是让老婆孩子跟着挨饿。所以，麦子脱粒之后，垛草垛成了村里最隆重的表演。该流的汗流了，该收的麦收了，垛出的草垛实际上是三夏会战一个圆满的句号。一身轻松的麦秸们通过一柄杈团结起来，这个过程多么令

人陶醉。

似乎所有的喧嚣都被草垛的博大包容，场院复归于沉寂。孩子们进了福囤进了城市，无边无际的寂寞便留给了草垛。农村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忙活大半辈子，儿子住上大屋娶了媳妇，自己不中用了却闹着分家，说什么老了，就图个清闲。在场院里，沸腾热闹的团聚，是有了麦粒；清静绵长的日子，是草垛的。秋雨中，戴上苇笠的草垛目光祥和；冬雪里，披着棉衣的草垛神情平静。炊烟在后面怯怯地喊他呢！是在倾听麦苗返青的脚步吗？是在翘首春燕北飞的翅影吗？草垛的心事，最清楚的莫过于黄土地了。黄土沉默着，一如站在上面的草垛。

草垛醒了，灶膛亮了，炊烟高了，太阳红了。多么朴素清新的早晨，多么宁静温馨的日子。站在村头的草垛，站成了一个村庄的封面。草垛身后，生动着一篇拙朴富庶的家园。一根炊烟一根主线，站在了云的上空。

土 豆 儿

土豆儿是村姑的小名，庄户人叫习惯了，长得再大也叫土豆儿。随便进一个村庄，你打听一个姓马的姑娘，那人准会说：“不认得，你说小名我知道，你说大号，嘿嘿……”土豆儿，养在深土人未识。

村里别的姑娘都风风火火的，个性张扬。你看红辣椒，只一眼就热血沸腾，辣妹子够味；黄瓜看似娇羞，在绿秧里半遮半掩，可一有风，就搔首弄姿，卖弄风情。长着窈窕身段的豆角，早长发飘飘地进城当了模特。只有土豆儿，安分守己。

一个诞生在春天的生命，注定茂盛一生。惊蛰刚过，土豆儿就

往上探头探脑，往下小腿乱蹬。上面盖着的不是微膜，是太空被，保暖，不压嫩。外面世界花花绿绿的，土豆儿深居闺中，根须儿所及尽是养分；露出巧手，在阳光下绣出朵朵白花，惹得蜜蜂争风吃醋，一天跑好几趟。土豆儿非常珍惜在土里100多天的成长期。既保持内心的纯净，又笑迎八面的来风，这就是土豆儿的品格。难怪庄户人都说：还是土豆儿，最让人放心，没污染。你下了决心，决定要娶土豆儿。看了土豆儿敞在蓝天下心形的叶子，你以为你读懂了土豆儿。

但是，你必须等待。篱笆比你更清楚这一点。你不是麻雀，看几眼印象平平就飞走了；你不是蜜蜂，看人家过了花季就分手。其实，土豆儿很懂事。麦收家家都忙人人都累，土豆儿就换下绿罗裙，穿一身布衣，出现在厨房里，调节得人们胃口大开疲劳全解。土豆儿不要“三金”不要摩托车不要家庭影院，一把菜刀，一个菜板，一双筷子，一口铁锅，就行了。

这时，你认识到土豆儿的可贵了。黄瓜、豆角，有冰箱还行，条件一差，露水夫妻，长不了。当年唱通俗歌曲走红大地南北的小辣椒，现如今空在屋檐下，靠细数檐雨打发日子，真是红颜易老。还是土豆儿，还是去年的模样，既不年轻，也不显老，平平淡淡，朴朴实实，从从容容，穿梭在民间。很多年以后，想想这些，每次你都流泪。

你，从心里爱土豆儿，这是真的。你说：土豆儿，给我生一大堆孩子吧，让它们个个像你，多好。土豆儿说：你把我横一刀竖一刀，有几个芽就切几瓣，种回我出生的地方，你必须这样做，等我干枯成一滴昏黄的泪，就没用了。你第一次怀疑自己的耳朵，一时间，竟以为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民间传奇。如此悲壮而伟大的分娩方式，平生你第一次看见。

以后的日子，你常常坐在菜园的空地里，默默地想一些事情。你看到一个小小的土豆儿齐刷刷举起稚嫩的手臂，争着回答春天的问题时，你说你终于了解了女人，了解了女人的你终于站成了篱笆。

故乡的老屋

我没有站成院里的一棵树，却成了飞出屋檐的一只鸟；我没有循着血脉的方向举高老屋的身躯，却让他佝偻在故乡的烟雨里。作为故乡第一个从考卷里拔出泥腿子成为城里人的我，有些时候真说不清，我是一枚悬挂在老屋胸前的金灿灿的勋章呢，还是沉甸甸的十字架？我越走越热闹，老屋却越来越冷清。

老屋最早出现在我的文字里，那是露珠的梦乡、星星的憩园、童话的摇篮，我的故乡则成了红雨绿风、牧歌唱晚的同义词。这是我的老屋吗？这是我故乡的老屋吗？我却用这些陌生的风景兑换了廉价的快乐和肤浅的成功。许多年过去了，老屋会原谅一个轻狂少年的浅薄和无知吗？

几年前回老家，父亲平静地告诉我，东邻要翻盖大屋，他同意了。按照故乡民俗，东邻房子不能高于西舍。当时院子里堆满了上好的木材、水泥檩条。母亲戏言，这会儿相亲好了。是啊，在农村，三间大屋就是最好的招牌啊。之后，是长久的沉默。老屋的黑漆门欲言又止，守住了他的秘密。故乡几度寒暑易节，故乡游走的故事换了轻骑，换了汽车，换了游艇，而老屋依旧以不变的姿势静听我归来的脚步声，并且用一年一度的春燕啼绿把我提醒。

我最记得的当属老屋的门槛。日常生活细节都镌刻在门槛上，踩过了谁的足迹，谁的多少足迹，看不清了，也许世上有些东西其深刻